

# 讀史雜記——談癡絕·道沖禪師（下）

／高明道

詩畫之外，癡絕·道沖也跟書法結下緣。日本政府的文化廳（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）歷年指定的重要文化財（Important Cultural Property）中所謂「中國書跡」，就包括五幅癡絕·道沖的墨蹟，如 1942 年 6 月 26 日指定、登錄編號 360、由私人在東京擁有的宋理宗淳祐甲辰七月四日（等於西曆 1244 年 8 月 8 日）墨寶，或如 1957 年 2 月 19 日指定、編號 1807、東京五島美術館收藏的《與悟兄都寺偈頌》——那是淳祐丙午八月二十日（陽曆 1246 年 10 月 1 日）寫的作品——，再如 1939 年 5 月 27 日指定、編號 290、為京都國立博物館所珍藏的淳祐丁未六月（西元 1247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2 日）庚子墨跡，或 1955 年 2 月 2 日指定、編號 1675、展示在京都天閣美術館、為慈照寺（銀閣寺）擁有的《無準忌上堂語》（淳祐庚戌二月二十五日，即陽曆 1250 年 2 月 12 日之作品）。<sup>1</sup>年代最早的墨寶則是 1241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3 日間的作品，亦即 1937 年 5 月 25 日指定為編號 683 之重要文化財、收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、高 29.2 公分、寬 39.5 公分的《癡絕道沖墨蹟（淳祐辛丑良月己未）》。其內容是為大慧宗杲的法語而寫的跋：「大慧老人書此法語十三年後，子始生。今年七十有三，乃獲披玩。理之博約<sup>2</sup>、字之工拙，不暇論。不知更十三年，尙復見此<sup>3</sup>乎？唯洞明父母未生時一大事，則可併此語，與天地共不朽也。淳祐辛丑良月己未太白名山 道沖謹書。」<sup>4</sup>

在日本，癡絕·道沖親筆寫的這些文物備受重視——例如財團法人三溪園保勝會去年十月、十一月在橫濱主辦的一場橫濱開港 150 周年記念特別展「原三溪と美術—蒐集家三溪の舊藏品」，就專程向五島美術館借癡絕的《偈頌》<sup>5</sup>，好讓展覽內容更加豐富——，但是華文資料中，不管是較通俗的文章還是很專業的作品<sup>6</sup>，似未見到相關探討。實際上，癡絕·道沖跟東瀛的因緣不局限於筆墨。這方面較完整的資料，也是介紹癡絕·道沖篇幅較多的作品，是黃啓江所著《參訪名師：南宋求法日僧與江浙佛教叢林》<sup>7</sup>。該文第三段——《南宋後期來華之求法日僧與江浙

叢林》——談到：「南宋後期來華求法之日僧遠較初期為多，大概都在寧宗及理宗朝入宋。而除了湛海之外，都在江浙地區求法。此時『五山』大致已受宋朝廷與叢林之默認，故來華日僧自然歸向其處。」<sup>8</sup>這些留華日本僧侶當中有位心地·覺心，1249-1254 年間在中國覓師，以癡絕·道沖和荆叟·如珏為主要參學對象。<sup>9</sup>他原來是日僧圓爾·辨圓的弟子，1249 年「入京都謁見圓爾，圓爾勸他入宋參徑山無準師範。他隨即入宋，直趨徑山。但師範才於不久前遷化，由癡絕道沖補其席，覺心遂於道沖門下參學。但因機不相契，遂入湖州道場山尋荆叟如珏、天台山找應真。」<sup>10</sup>然而，儘管這番法緣甚薄，癡絕·道沖還是有另外一個日本弟子，就是剛提到的圓爾·辨圓。<sup>11</sup>「圓爾（1202-1280）是後期入宋求法僧中數一數二的人物，他入宋參學遊方六年，至淳祐元年（1241）年學成歸日。在這六年之間，他先後投於癡絕道沖、西巖了慧、無準師範門下。他由明州入宋後，先至明州景福律院聞月宗主說法，後至天童參癡覺道沖。」<sup>12</sup>

至於癡絕本人的故事，黃氏說：「根據現存史料，癡絕道沖自寶慶乙酉（1225）在嘉禾光孝寺請嗣於曹源道生（生卒年不詳）後，受到同輩法友推薦於朝，為『忠獻衛王』以堂帖派任蔣山住持。此後，由蔣山入閩之雪峰，又先後遷主天童，兼領育王，然後入主靈隱。」<sup>13</sup>並引《徑山癡絕禪師行狀》來轉述癡絕剛入蔣山時的「遭遇與經歷」：「蔣山田多，依山瀕水，旱潦不常，歲租不足以供眾。師攻苦食淡，相安於寂寞，十四年，始終如一日。時參樞抑齋陳公，開閩金陵，素敬師操行孤高，舉似於閩帥東叟曹公。會鼓山虛席，即命師主之。未行，遷雪峰。嘉熙戊戌（1238）入院。甫半載，有旨住太白名山。適育王住持未得人，因師之至，又強之兼領。師往來兩山間，四方學者從之如歸市，聲聞京師。淳祐甲辰（1244），詔移靈隱，說法飛來峰下。」<sup>14</sup>針對此處所提若干歷史人物，黃氏下了一番考證工夫，說：「道沖先由『忠獻衛王』之任命入主蔣山，然後由『參樞抑齋陳公』的推薦給閩帥『東叟曹公』，再步步升遷至五山中的天童、育王與靈隱，經過『忠獻衛

王』、『抑齋陳公』、『閩帥東叟曹公』之推薦與提拔。此數位支持者是宰相史彌遠（1164-1233）、參知政事陳韓（1180-1261）及福州知府曹豳（1170-1249）。史彌遠因對叢林甚為關心，任命了不少聲華卓越的禪僧住持主要禪刹。陳韓是侯官人，字子華，號抑齋，是主張功利主義經世致用之學的永嘉學派學者葉適（1150-1223）的學生，以定盜亂而起於閩中，曾以寶謨閣學士出為沿江制置使兼之建康府，故〈行狀〉說『參樞抑齋陳公，開闢金陵』。曹豳號東叟，故稱『東叟曹公』。他於嘉熙四年（1240）任福州知府。由於他的安排，道沖得以入雪峰，領事半年，即獲天童、育王之任，扶搖直上，再入靈隱。他在靈隱時，因為鄰峰僧侶所嫉，伐鼓退隱金陵。丞相游似（1221 進士）、侍郎程公許（1211 進士）、京尹趙崇度（1175-1230）再三力請出山，終不為所動，最後因朝廷下敕牒命住徑山，才勉強應命。他住山前後三十年，歷任五山中四山之住持，聲著叢林，為士大夫所樂交。」<sup>15</sup>

黃啓江進而援引另一段《徑山癡絕禪師行狀》來形容癡絕·道沖的特質，說他「所至以激揚宗風為己任，以道法未得其傳為己憂。平居簡淡沉默，若不能言。及坐籌室，勘驗衲子，機鋒一觸，猶雷奔電掣，海立江翻，皆茫然莫知湊泊。誓不輕以詞色假人，重誤來學。晚年無他好，多留意字法。於小楷最得三昧，往往端嚴凝重類其人，僧俗歸敬，求法語、偈、贊無虛日。雖祁寒盛暑，揮染不倦。士大夫多樂從之游，而尤為名公鉅卿所推重，以至聲名喧傳海外，有具書禮、犯鯨波而來問法者。其道德有以服人，一至於此。」<sup>16</sup>黃氏評論說：「此說根據趙若瑀（生卒年不詳）所寫〈行狀〉而來，趙是與道沖相交往的士大夫之一，端平三年（1236）與道沖識於獨龍岡下，『一見傾蓋如故』，對道沖之描寫或不無誇張之處，但所謂『聲名喧傳海外，有具書禮、犯鯨波而來問法者，』則無疑義。」<sup>17</sup>這些文字也提及日本求法僧侶參訪癡絕·道沖的史實，但在黃氏的大作裡見於第四段——《江浙五山、五山禪僧與江浙佛教文化》。該段「討論所謂『五山』及『五山禪師』的形成，以癡絕道沖、石田法薰、無準師範、虛堂智愚及偃溪廣聞為例，說明禪師由蕞爾小寺入主育王、天童、淨慈、靈隱和徑山等大禪刹，如同官吏逐步拾階而上，位至卿

相，深受聖眷，都有地方及中央官僚卿相支持。」<sup>18</sup>

由以上引用過的資料來判斷，癡絕·道沖無疑是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人物，但有些問題，即使是考證較細膩的黃啓江大作《參訪名師：南宋求法日僧與江浙佛教叢林》，並未處理。顯著的一個例子是癡絕·道沖的生卒年。單單上面引文裡出現過的相關說法則有（一）黃敏枝的 1146-1227、（二）胡傳淮的 1168-1249、（三）廖養正、黃啓江、嚴雅美、胡建明、陳清香、京都博物館的 1169-1250、（四）Cahill 的卒於 1250 說、（五）克利夫蘭美術館和 Ortiz 的 1170-1251、（六）王國平與杭州市宗教民族事務服務中心的 1251 和甚至更晚尚健在說以及（七）克利夫蘭美術館的約 1200-1250 說。分歧見解中的共同處是：提出確切生卒年的諸家，細節雖然都不一樣，但算起來，一律是八十一歲。實際上，這個問題不是不能解決的。在《續藏》裡收了一部《癡絕道沖禪師語錄》，其下卷載有趙若瑀的《徑山癡絕禪師行狀》。據作者的描述，此行狀的緣起是：「徑山玉芝庵主源上人持癡絕老人語錄，求作行狀。」<sup>19</sup>此所謂「玉芝庵主源上人」是指癡絕·道沖的一位熱心的門人——了源。這可參考《〈癡絕禪師語錄〉序》：「徑山癡絕禪師既示寂，其徒了源以師平生提唱語一編示錫山尤焯曰：『子知吾師者，盍為敘引以傳！』余晚識師，得其數語受用，因不復辭。余觀近世尊宿語錄，多成窠臼，惟癡絕師獨較些子，蓋其得處超軼，用處灑落。故平生室中不許人下語，專以此著羅龍打鳳，而學者鮮能湊泊。門庭高峻，屹然宗匠之靈光。今也則亡，徒存劍迹。非其種草，孰識苦心？必有護持，流通久遠矣！淳祐辛亥端午日木石序。」<sup>20</sup>此序的作者「尤焯」、「木石」，就是《徑山癡絕禪師行狀》所謂的「木石侍郎尤公」。<sup>21</sup>他也寫了《佛智禪師偃溪和尚語錄》的序<sup>22</sup>，且「嘗題大惠語」<sup>23</sup>，而創作《〈癡絕禪師語錄〉序》的「淳祐辛亥端午日」，則等於西元 1251 年 5 月 26 日。

《徑山癡絕禪師行狀》的跋提到了源找尤焯，拜託他為癡絕語錄寫一篇序後，接著敘述：「留連踰月，談論鏗鏘，音吐鴻暢，眾中之龍象也。臨別書二絕贈行。」署名「孀翁若瑀」<sup>24</sup>後，便列出詩文「暑入單絺雨壓塵 扣門仍喜客來頻 從容為說西來意 庭栢青青正可人」與「應

密單傳的的真 一番舉起一番新 老師末後殷勤語 直下承當正要人」，最後注明時地：「淳祐壬子六月朔書于靜壽堂。」<sup>25</sup>「淳祐壬子六月朔」即西元 1252 年 7 月 8 日，而趙若瑀的《徑山癡絕禪師行狀》標示是「淳祐十二年六月朔」<sup>26</sup>寫的，也就是同一天。至於癡絕·道沖的卒年，《行狀》的描述是：「戊申春育王散席。……明年己酉，訪丞相弘毅游公、侍郎滄洲程公……。乃以九月至法華。……俄染疾在心膈間，飲啖日減。自冬涉春，形體雖羸，而陞堂提倡，精明如平時。三月六日，忽手書《龕記》，敘得法之由。……自是屏醫却藥，果至十四日夜分，起坐移頃而逝。後三日茶毗，舍利五色粲然。弟子遵遺教，奉靈骨，以庚戌五月十九日歸葬金陵之玉山庵。學徒追悼不舍，中分其半。建塔徑山菖蒲田玉芝庵，實是月二十四日也。壽八十二，臘六十一。」<sup>27</sup>「戊申」即理宗淳祐八年，所以「戊申春」相當於西曆 1248 年 1 月 28 日至 4 月 24 日；己酉九月則為 1249 年 10 月 8 日至 11 月 5 日；「自冬涉春」表示從己酉年跨到庚戌年；庚戌「三月六日」即 1250 年 4 月 9 日<sup>28</sup>；三月十四，也就是癡絕·道沖圓寂的日子，乃是 1250 年 4 月 17 日。「壽八十二」，等於實歲八十一，換句話說，癡絕·道沖是南宋孝宗乾道五年生的，亦即陽曆 1169 年 1 月 30 日至 1170 年 1 月 18 日間。

- 1 以上資料，參考《國指定文化財等データベース》網站 (<http://www.bunka.go.jp/bsys/index.asp>)。
- 2 此「約」字是原來漏掉的，後來用小字補寫在「博」字右側下角。
- 3 「此」下一字待考。
- 4 見 Kyoto National Museum, *Chan (Zen) Calligraphy by Chijue Daochon*, [http://www.k-gallery.jp/cgi-bin/list\\_en.cgi?&age=02\\_14&limit\\_no=1&display\\_no=6&mz\\_synm=0000000376](http://www.k-gallery.jp/cgi-bin/list_en.cgi?&age=02_14&limit_no=1&display_no=6&mz_synm=0000000376) (accessed March 26, 2010)。京都博物館此網頁，「道沖」的音譯漏了末段的“g”。奇怪的是，同一單位另一網頁——KNM Gallery.[http://www.k-gallery.jp/cgi-bin/mentary\\_en.cgi?&age=02\\_14&limit\\_no=1&display\\_no=6&mz\\_synm=0000000376](http://www.k-gallery.jp/cgi-bin/mentary_en.cgi?&age=02_14&limit_no=1&display_no=6&mz_synm=0000000376) (accessed March 26, 2010)——，標題一樣錯，但內文正確作“Chijue Daochong”，而第三個網頁，標題與內文一致無誤 (Kyoto National Museum on-Line Database.[http://www.kyohaku.go.jp/cgi-bin/liste.cgi?gazo\\_no=1&mz\\_synm=0000000376&kuni=China:Song&limit\\_no=0](http://www.kyohaku.go.jp/cgi-bin/liste.cgi?gazo_no=1&mz_synm=0000000376&kuni=China:Song&limit_no=0) (accessed April 3, 2010))。
- 5 參見 <http://www.sankeien.or.jp/news/233.pdf>、

- <http://www.sankeien.or.jp/pdf/mokuroku.pdf> 二份簡介。
- 6 前者如原載 2006 年 9 月 5 日北京《中國民族報》第 6 版的胡建明《東傳日本的宋元禪宗高僧的「墨跡」》 ([http://www.wuys.com/news/Article\\_Show.asp?ArticleID=2551](http://www.wuys.com/news/Article_Show.asp?ArticleID=2551)，2010/7/11)，後者如胡建明 2006 年南京藝術學院的博士論文《東傳日本的宋代禪宗高僧墨跡研究》。
- 7 該文錄於《佛學研究中心學報》第十期 (2005 年) 第 185-233 頁。有意思的是，多年在美執教鞭的黃教授把《參訪名師：南宋求法日僧與江浙佛教叢林》英譯成“Searching for Inspiring Masters: Japanese Pilgrims and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the Jiang-Zhe Regio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”。
- 8 見《參訪名師：南宋求法日僧與江浙佛教叢林》第 198 頁。
- 9 同上，第 199-200 頁。
- 10 同上，參見第 207 頁；另參第 201-202 頁。
- 11 同上，第 203 頁。
- 12 同上，第 206 頁。
- 13 同上，第 215 頁。
- 14 同上，第 215-216 頁。引文中刪除「……多，依……」、「……年，始終……」、「……陳公，開闢……」間三個逗點，或許好些。
- 15 見《參訪名師：南宋求法日僧與江浙佛教叢林》第 216 頁。
- 16 同上，第 216-217 頁。其中「……類其人，僧俗歸敬，求法語、偈、贊……」，或可改為「……類其人。僧俗歸敬，求法語、偈贊……」較妥。
- 17 見《參訪名師：南宋求法日僧與江浙佛教叢林》第 217 頁。此處，作者注中補充說明：「趙於淳祐十二年 (1252) 六月為道沖寫《行狀》，略謂『丙申之春，識師於獨龍岡下』，『今回首，十七年矣。』可見在端平三年 (1236) 相識。」黃氏並沒有注意到癡絕·道沖有墨寶在日本傳至今日。
- 18 見《參訪名師：南宋求法日僧與江浙佛教叢林》第 185-186 頁。
- 19 見 X 70.1376.76 b 14-15。
- 20 見 X 70.1376.39 a 6-15。
- 21 見 X 70.1376.76 b 4。
- 22 文見 X 69.1368.725 b 5-12。
- 23 語出元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第二十：「淳祐間，晉陵尤焞，號貳卿，嘗題大惠語。」見 T 49.2036.691 a 4。
- 24 「若瑀」用小字寫。
- 25 見 X 70.1376.76 b 15-23。
- 26 同上，76 b 9。
- 27 參 X 70.1376.75 c 2-24。
- 28 這樣的推理與《龕銘》末所記「淳祐十年，歲在庚戌，三月初六日，癡絕書」 (見 X 70.1376.75 a 12-13) 相應。